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47

湖北越调

宇	宙	锋
访	白	袍
核	桃	园
双	凤	山
银	镯	记
棘	阳	关
草	桥	关
长	寿	山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编印者的说明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二十四集，又由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内部编印三十七集。为了向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和改编的剧目资料，从现在起，由我室将现有的藏本陆续校订，内部编印。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所编剧本，大多是传统剧本的原本，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少数特有剧目的整理本或改编本，也拟收入。

现在恢复这套“丛刊”的编印工作，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力求全面介绍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编和演出的剧目资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统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调；有属于花鼓系统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河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调、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流传来的高台曲、灯戏等。这些剧种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们为了多方面介绍这些可贵的戏曲遗产，将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有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由本会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

本集所编印的传统剧本，供作内部参考，因此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只改正了错别字和个别不通顺的或不堪入目的字句。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们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则；并视可能，邀请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员加以校订。

由于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同志们指正和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十月

目 录

- √ 宇宙锋·····湖北省戏工室藏本 (1)
- √ 访白袍·····胡金山述录 (63)
- √ 核桃园·····胡金山述录 (98)
- √ 双凤山·····贾春玉述录 (129)
- √ 银镯记·····梁万清藏本 (197)
- √ 棘阳关·····陈树生述录 (256)
- √ 草桥关·····胡金山述录 (292)
- √ 长寿山·····胡金山述录 (311)

宇 宙 锋

湖北省戏工室藏本

剧情：秦始皇死后，赵高促使胡亥继位，从而把持朝政，唯我独尊。老臣匡洪秉正不阿，赵视为眼中钉，屡欲加害，力不从心。亲信康建业献媚，代赵谋划，奏由胡亥下令，将女赵艳容与匡子匡扶成婚，借以笼络匡洪。匡洪怒不可遏，无法抗命，决意辞朝，携御赐上方剑宇宙锋，怏怏而归。

西羌入侵，匡洪请征不准，胡亥当殿选派皇叔王荣率师远征。赵高诡称献马赏功，牵一鹿至，指鹿为马，意在测探群臣趋向，群臣果然随声附和。匡洪起而痛斥赵高，力请胡亥治赵死罪。胡亥宠信赵高，不听匡洪之言。从此赵高处心积虑，谋害匡洪。复由康建业收买流痞周缺，从匡家盗出宇宙锋，入宫行刺。周缺入宫后被侍卫杀死。胡亥见宇宙锋，又受赵高蛊惑，不经查究，即将匡洪下狱，交由康建业审处；并遣侍卫捕杀匡扶及其全家。

匡扶与赵艳容婚后，夫妻感情甚笃；待宇宙锋被盗行刺一案发生，匡扶又疑赵艳容与乃父同谋。艳容受屈，无从辩白。处于侍卫包围之际，夫妻束手无策。家人赵忠定计，与匡易服，自刎代匡，再将艳容捆绑中堂，骗过搜捕。匡扶继得平民全孝之助，始得混出京城逃走。胡亥闻报匡扶自刎，即由康建业悬尸示众，艳容则被赦免回归赵家。当赵高携艳容、哑奴回家前，艳容故意抚尸痛哭，以作掩盖。不料赵忠之友李信见尸道破真情，康建业派人四处搜捕，赵高则对艳容严加盘询，久久莫决。

赵高在家一再查询，终于听信艳容之言，确认匡扶已死，

允代修本，不再追究。正当父女商计修本之时，胡亥信步进门，见艳容美，欲纳为妃。赵高闻言，喜出望外，当面承诺，送女入宫。艳容顿时陷入绝境，别无走投之路，于是装疯卖傻，先在家中戏弄赵高，复至金殿笑骂胡亥，用以粉碎胡亥梦想。赵高失意归家，肆意凌逼艳容；艳容遂偕哑奴出走，得平民孙烈娘之助，住进尼庵。

王荣征讨西羌，与马龙战，连连失败。古佛暗中指点，匡扶来至阵前，力助王荣，杀死马龙，一举扭转战局，使王大获全胜。匡扶见王，向王诉述父子蒙冤原委，王荣允代回朝雪冤。胡亥闻报，交由王荣重审宇宙锋被盜行刺一案，王荣将古佛所赐仙丹给哑奴吞服，哑奴方能开口言话，将康建业与赵高谋害匡洪父子始末情由揭露，案始大白。康建业与赵高问斩，匡洪官复原职，匡扶与赵艳容团圆。

人物：匡扶（小生）、赵艳容（旦）、匡洪（末）、赵高（杂）、康建业（丑）、王荣（生）、胡亥（小生）、周缺（净）、哑奴（贴）、赵忠（小生）、李信（二生）、全孝（小生）、全母（夫）、孙烈娘（二旦）、马龙（杂）、孙伯虎（净）、张广奇（丑）、裴正、古佛、烈娘夫、内侍、家院、禁子、侍卫、御林军、士卒、随从、手下、衙役。

第 一 场

〔匡扶上。〕

匡 扶：（引）寒窗苦读，铁砚磨穿用功夫。（诗）

身入黉门攻读，爱学孙武兵机。

父为太尉司马，忠心辅佐皇家。

小生、姓匡名扶字建基。祖居燕地，出任秦邦，职受指挥。慈母早亡，父亲官居太尉司马。只因圣上贪恋

酒色，不理朝政，万事尽废，以致年岁荒乱，民不聊生，因而开仓救贫。

〔家院上。〕

家院：禀少爷：太老爷回府。

匡扶：开门！

〔匡洪上。〕

匡扶：爹爹为何今日回转甚早？

匡洪：我儿不知！圣上不理朝政，今日免朝，因而早回。

家院：禀老爷：济贫诸物，早已齐备。

匡洪：济贫牌悬出！

家院：是。（悬济贫牌介）

〔众贫民上。〕

众贫民：我等本京人民，只因年岁饥荒，前来领粮。贫民等与相爷叩头！

匡洪：各自退下，点名即到。

〔众贫民下。〕

匡洪：看名单伺候！（看介）唤李信上来！

家院：李信上来！

〔李信上。〕

匡洪：李信！我观你眉清目秀，不是贫民。

李信：小人本非贫民，我有一朋友，姓赵名忠，望乞老爷周济！

匡洪：哦！自古道：乘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你为何叫我周济？

李信：相爷容禀！（唱）

那赵忠得疾病该我周济，
再三求怎奈我弟兄不依？

匡 洪：你为何不与他面理？

李 信：（唱）

欲面理又恐失同胞义气，
望相爷暂救我两难之急！

匡 洪：好呀！依你这样说来，朋友兄弟两伦俱全，可钦可羨！你回去，我自有厚赠。

〔李信下。〕

匡 洪：唤全孝！

〔全孝上〕。

全 孝：老爷在上，小人叩头！

匡 洪：你是真正穷人，赏你酒醉饭饱，粟米一斗。去罢！

全 孝：老爷！小人吃不吃不要紧，还有八旬零五的老母，昨日至今未曾用饭。

匡 洪：你的衣食缺少，还奉母亲，可谓孝矣。

全 孝：老爷听禀！（唱）

念小人身贫贱命如纸薄，
无寸地怎奉母八旬有余？
虽然说我落在乞讨之地，
八旬母我何敢一旦抛离？

匡 洪：你这话难信，你母亲现在哪里？

全 孝：在外边。

匡 洪：引你母亲来见！

〔全孝引母上。〕

全 母：老爷在上，老身叩见！

匡 洪：贫婆！你儿可孝你否？

全 母：哎！老爷！（唱）

我母子每日里受寒受饥，

全孝儿沿街讨奔走东西。

阎王爷不收我将儿连累，

今日里还恳求老爷周济！

匡 洪：听你之言，你儿果然孝道。家院！赏他白银一两、棉布二匹、猪肉一方、饼饵十个、白米二斗，与他母子度日。

家 院：是。（下复上，赠财物介。）

全 母：谢过老爷厚赐！

全 孝：妈呀！走呀！

〔全孝、全母下。〕

匡 洪：唤孙烈娘！

〔孙烈娘上。〕

孙烈娘：老爷在上，小妇人叩见！

匡 洪：孙烈娘！看你貌似嫦娥，岂是贫家之妇？

孙烈娘：启禀相爷：小妇人丈夫双目失明，家贫如洗，因而乞讨度日。

匡 洪：如此，叫你丈夫前来！

孙烈娘：夫郎快来！

〔孙烈娘率夫上。〕

烈娘夫：瞎子与相爷叩头！

匡 洪：你妻待你如何？

烈娘夫：老爷容禀！（唱）

配我三年如兄弟，并无一言把我欺。

日间出外沿门讨，夜晚更无半刻离。

匡 洪：如此贤德少有。家院！赏他银子十两、棉布四匹、白米一石、猪肉一方，送至他家。

家 院：遵命。（下复上，赠财物介）

孙烈娘：谢过相爷！

〔孙烈娘同夫下。〕

匡洪：唤赵忠！

〔赵忠上。〕

赵忠：叩见相爷！

匡洪：你就是赵忠！观尔非是贫家之人，家住哪里？

赵忠：相爷容禀！（唱）

小人家住雍州地，却被阿房占民基。
寸土俱是皇王地，黎民尽是皇王婢。
父亲长安尽忠死，丢下小人身无依。
流落江湖求小利，行至此间得病疾。
多亏李兄来周济，不然小人命归西。
望乞老爷施恩义，赐我银两把病医。

匡洪：家院！你看此人与你少爷无二，就只耳后多一黑痣，其余完全相同。赵忠！就在我府调养疾病如何？

赵忠：谢过老爷！

匡洪：你看，李信常常来往看望他的朋友。儿呀！你看乡民之内有忠义，乞讨之中还有孝悌，瞽夫之家还有贤妻，想我相门之中，就该尽忠尽孝。

匡扶：孩儿知道。

〔周缺内白：呀！全把老子忘了。〕

匡洪：什么人喊叫？

家院：穷民发怒。

匡洪：叫他进来！

〔周缺上。〕

匡洪：你叫什么？

周缺：名叫周缺。

匡 洪：哪里人氏？

周 缺：（唱）

父命江湖来贸易，五百银子交手里。

每日贪酒来游戏，夜晚喜配露水妻。

花了银子五百两，手中并无半毫厘。

匡 洪：呔！好酒贪色之徒，家院！与我赶了出去！

〔家院打周缺下。〕

匡 洪：家院！外面请医，调治赵忠之病。

家 院：是。（下）

匡 洪：这正是：小人之言何足信？

匡 扶：丈夫闻言怒生嗔。

〔同下。〕

第 二 场

〔康建业、随从上。〕

康建业：下官、康建业。在秦为臣，官居西城御史。如今朝纲大乱，赵高专权，顺他者存，逆他者亡。我只得顺他行事，长享富贵。来！带路赵府。

〔赵高、手下上〕

赵 高：老夫、赵高。在秦为臣，官居司宦之职，文武顺我大半，只有二三人不服，真乃可恨可恼！

手 下：禀爷！康老爷要见。

赵 高：有请。

康建业：大人在上，下官叩见！

赵 高：罢了，请坐！

康建业：谢坐！大人为何面带愁容？

赵 高：御史不知！朝中大半都顺从我，惟有匡洪老儿不服，

奈何！

康建业：不难、不难。大人何不与他交结？

赵 高：那老儿性傲，怎样能够交结？

康建业：下官闻得尊府有一千金小姐，不知确否？

赵 高：原是外甥女儿，收在府下当作亲生。

康建业：匡洪有一子，名叫匡扶，现为御卫指挥，纳他为婿，
结为秦晋，岂有不和之理？

赵 高：这事到好，只怕老儿不从。

康建业：不难。只是我是外帘官儿，我若是个内帘官儿，上殿
奏请圣上为媒，哪怕他不允？

赵 高：这有何难？明日上殿，保你一个内帘官儿。

康建业：谢过大人！

赵 高：明天午门候旨。

康建业：下官告辞。（随从随下）

赵 高：须要与女儿商议才是。丫环！请你姑娘。

丫 环：（上）是。有请小姐！（下）

〔赵艳容上。〕

赵艳容：绣楼停针线，移步到堂前。爹爹万福！

赵 高：罢了。一旁坐下。

赵艳容：唤女前来，有何训教？

赵 高：我儿不知！只因你还未受聘，明日上朝，奏明圣上，
与儿选婿完婚。

赵艳容：爹爹呀！（唱慢板）

念孩儿才二八勤绣勤纺，

婚姻事望爹爹切莫慌忙。

遵母命来过房全仗抚养，

这才把舅父母口叫爹娘。

比不得老菜花无彩装样，
儿要效烈女名万古流芳。

赵 高：（唱）

我的儿年二八红鸾该降，
女孩儿怕羞耻习以为常。
叫我儿回至在绣楼之上。

〔赵艳容下。〕

赵 高：（接唱）

到五鼓奏吾主匹配鸳鸯。（下）

第 三 场

〔张广奇上。〕

张广奇：每日在金殿，内侍与外传。下官、黄门官张广奇。今日圣上不设早朝，叫我传奏。又见奏事官来也。

〔匡洪上。〕

匡 洪：手捧象牙笏，上殿奏君知。张大人！圣上这般时候。还未登殿，是何意也？

张广奇：主上今日不登金銮宝殿，命下官在此传达。有何表章奏来？

匡 洪：万岁！（唱）

为臣的修下了辞王表章，
至诚心三叩首上拜君王。
老王爷托孤在匡洪身上，
为臣的费尽心扶保朝纲。
到如今我主爷酒色为上，
满朝中多半是奸贼恶党。
我秦邦虽说是烟尘扫荡，

诚恐怕到后来祸起萧墙。

为臣的年高迈难以执掌，

望主公赦为臣早回故乡。

张广奇：丞相候旨，下官传奏。（下）

匡 洪：这正是：君王若有悔过日，忠臣良将还有为。（下）

〔赵高上。〕

赵 高：皇王金殿挂金牌，深宫内院常往来。老夫、赵高。来在金殿，圣上不曾登殿，入宫去奏。（下）

〔康建业上。〕

康建业：来在午门，圣上未登宝殿，隔帘奏来。臣、康建业见驾！

张广奇：（上）圣旨下！康建业征西域有功，加升内帘！

康建业：谢主龙恩！臣有本奏。

张广奇：有何本奏？

康建业：万岁！（唱）

匡相爷有一子未娶妻房，

现今在作当今御卫侍郎。

赵司宦千金女风流俊像，

望主公作媒人说合成双！

张广奇：朝房候旨！（下）

〔康建业欲下，匡洪上。〕

匡 洪：康大人请了！适才奏的何本？

康建业：不敢相瞒，下官见令郎才貌出众，未结佳偶，司宦公有一千金，容貌超群，下官启奏圣上，淑女配君子，岂不两全其美？

匡 洪：住了！此事是小儿央求，还是司宦有心？

康建业：此乃下官之言。

匡 洪：呸！胡道（唱）

我匡洪秉忠心保定秦邦，
曾经过大交兵数百余场。
方挣下这纱帽戴在头上，
我虎子岂与他犬女同床？
何劳你用巧计信口妄讲？
将此事轻易儿冒奏君王！

康建业：（唱）

老相爷休怪我胡言乱讲，
你二家结婚姻两家有光。
这一件婚姻事从天下降，
成一双好夫妻盖世无双。

匡 洪：招打！

〔匡洪打康建业下。赵高上。〕

赵 高：亲翁！打御史为何？

匡 业：住了！谁是你亲翁？

赵 高：主上为媒，将我女儿许配令郎，岂不是亲翁？

〔张广奇上。〕

张广奇：深宫结红丝，何用种蓝田？圣旨下！匡洪跪听宣读：匡洪辞朝，孤念先王托孤之臣，赐宇宙锋宝剑一口，无论皇亲国戚，先斩后奏。司宦一女，朕为月老，匹配卿子，即日完婚。旨罢谢恩。恭喜大人！这正是：关关雎鸠在河洲，淑女正当君子逑。（下）

〔康建业上。〕

康建业：（对）

两家齐备谢媒酒，今日共同庆花烛。

匡 洪：（对）

我今扬袍舞双袖，准备宝剑斩奸头。

〔赵高、康建业、匡洪下。〕

第 四 场

〔匡扶上。〕

匡 扶：习文演武，韬略娴熟。

〔赵忠上。〕

赵 忠：少爷！太老爷回府。

匡 扶：待我去迎。

〔匡洪上。〕

匡 洪：奸贼作事可恨，竟敢任意胡行！

匡 扶：爹爹回来了，手捧何物？

匡 洪：我儿不知！圣上命父清查朝阁，赐宇宙锋宝剑一口，除却奸党。

匡 扶：此事甚好，为何烦恼？

匡 洪：儿呀！（唱）

康建业平日里无有功建，
外帘官为什么加封内帘？
我一时想不出其中计算，
狗奸贼与我儿提说姻缘。

匡 扶：哪一家？

匡 洪：司宦之女。

匡 扶：圣上可曾准本？

匡 洪：儿呀！（唱）

金銮殿王宣诏提红牵线，
为父的回府来才对儿言。
在朝中我与他争吵变脸，

圣旨下我只得转回家园。

匡扶：爹爹！事已至此，圣上既为月老，怎敢违抗？家院！将宇宙锋悬挂二堂，准备彩轿，赵府迎亲！（下）

〔康建业上。〕

康建业：因为说姻缘，外帘加内帘。相爷在上，小官参礼！

匡洪：罢了！

康建业：恭喜少将军！

匡洪：有劳！

〔家院上。〕

家院：彩轿到。

匡洪：唤侯相，撒了拜毡。

〔匡扶上，拜堂介。〕

康建业：佳人欢喜才郎悦，安排酒席待红叶。

匡洪：望上看！

康建业：哎！原是宇宙锋，待我拜过！

匡洪：宇宙锋，白如雪，要吃美酒对他说。

康建业：告辞。

匡洪：不送。

家院：禀相爷：赵司宦送装奁到。

匡洪：传出有请！

〔赵高上。〕

赵高：老亲翁！请来见礼。

匡洪：哼！这正是：

彩凤反被乌鸦欺，须知羽毛不相宜，

世人贪恋青云路，岂肯舒翅比高低？（下）

赵高：呀！怎么一言不发，竟自去了？回府去罢！

匡扶：岳父大人休得生气，小婿赔罪！